

公孙梦 著

血字真经
(下)

蓝天出版社

第二十六回 毒牡丹

潘姥将身子移到有灯房间外，只听屋中有人低声说话。

一个男人的声音道：

“左文星一伙居然返回了洛阳，这怎么向主人交代？”

一个女的声音回答道：

“这事颇出意外，事先一点也估计不到，你说怎么办？”

男的道：

“亡羊补牢，未为晚也，由你下令吧！”

女的道：

“好，你去通知紫魔十卫执行。”

男的道：

“只怕不够吧？紫魔四星有二星还未走，一并派去吧！”

女的道：

“好的。”

话音才落，灯光突灭，潘姥猛觉一丝破空声穿窗而出，直奔自己前胸，知道行迹已露，立即大袖一扬，推出一股罡风护体，人也同时后翻而下。

左敬熙伏在树后，突见潘老太后跃下楼，知道不妙，赶紧朝后园掠去，耳际听到潘老太传音：“快走！”

他一点也不敢耽擱，展尽平生功力，瞬间已跃出墙外，眼前黑影一晃，潘老太已赶到前面，比起神拐婆婆来，她的武功强了不止一筹。

否则，要超过他左敬熙，也不是件易事呢！

心念电闪间，背后忽觉一股劲风袭到，急忙一个“旱地拔葱”直跃三丈，但人才起半空，也跟着跃起一个人来，又向他逼击一掌，他迫于无奈，也以九成功力推出一掌。

两股罡气撞在一起，发出“砰”然一声大震，直把他震得心口一涌，喷出一股鲜血，人也像片树叶般向两丈外坠去。

好厉害的内家掌力！

他急忙一个鹞子翻身，总算没有栽到地上，一个翘起稳住了身。

正待提气再跑，面前已落下一个着白衣裙的女子，正是他的堂嫂左夫人。

“我道是谁？原来又是你这个鬼东西；你数次入宅侵扰，看在死鬼左山岳的份上，饶了你几遭，你竟敢得寸进尺，勾结外人入府窃听，今日休想再逃，到阴间见你堂哥去吧！”左夫人冷冷冰冰地说。

左敬熙以前曾与左夫人对过一掌，早知她的厉害，现知对她的估计仍然低了，想不到她竟会有如此一身功夫，就是堂哥在世，只怕也不是她的敌手。

但事已至此，只有一拼。

他立即再提真气，发现真气受阻，伤势不轻，不禁大

骇。

左夫人慢慢举起纤掌，眼看就下毒手。

正在此时，左敬熙身旁忽然多了一人。

左夫人不禁吃了一惊，举起的纤掌没有挥出，只在胸前抬着。

无声无息就多了一人，此人的轻功已达上乘。

“是左夫人么？”来人朗声道。

“你是谁？”

“在下蓝人俊。”

“啊，是什么龙凤帮帮主，对么？”

“正是。”

“你要管左家的家务么？”

“不管。”

左二爷是龙凤帮参事，参事遇敌，在下岂能袖手旁观？”

“我早听说过你了，身怀绝技，自以为天下第一，了不起得很啊！”

“哪里哪里，夫人身怀绝技，在洛阳城也不抛头露面，难得难得！”

“哼，足不出户又有何用？不是照样受你们的欺负么？今日只好见识见识你们这般江湖豪客了！”

说完，一掌推出，无声无息。

蓝人俊大袖一展，一股阴柔劲从袖中飞出，一声大震，两人同时退了一步。

蓝人俊再提功力，迅速推出一掌。

左夫人也还了一拳，又是一声大震，两人同时退了三步。

蓝人俊感到气血翻涌，不禁大为震惊。

下山以来，他还没碰到过如此硬的对手。

两人僵持片刻，左夫人一晃不见。

蓝人俊扶起左敬熙，潘老太不知从何处闪了出来，道：“背起来，快走！”

回到龙凤帮总舵，潘老太取出一枚药丸给左敬熙服了，让他当即打坐运功调息。

此时，何老儿与左文星回来了。

一见左敬熙模样，知道受了伤，忙问是什么人能伤得了左二爷。

蓝人俊道：

“是你母亲伤的。”

遂把刚才之事说了，并说明自己是去接应的，刚好碰上左夫人要下毒手。

左文星惊得目瞪口呆，喃喃道：

“想不到她竟有这么高的功夫！”

潘翠环道：

“你想不到的事还有呢，你母亲叫何名姓？”

“于燕华。”

“嘿，好一个于燕华。

听着，你堂叔被她追上时，老身本可以相助的，但老

身瞧见她现身后想起一个人来，此时蓝帮主正好来到，老身便请帮主出手。

经老身暗中再三观察，她就是昔年鼎鼎有名的毒牡丹余艳花，她那一手赤焰针，无声无息，厉害非凡，不知伤了多少武林高手的性命。

以后因树敌太多，突然失去了踪影，没想到她居然成了左家的夫人！”

何老儿也大吃一惊：“果然是她！”

潘老太续道：

“老身在她室外窃听时，吃她射了一支赤焰针，被老身以掌力震飞，想不到如今她已功臻化境，在内力上，也不弱于蓝帮主呢！”

左敬熙顾不得运功了，被惊得瞠目结舌。

左文星受刺激太深，一时呆了。

左敬熙喃喃道：

“原来如此、原来如此！堂哥之死决不是寿数已尽，一定是被这妖妇害死的！”

左文星依然两眼发呆，心中乱成一团。

自己叫了二十年的母亲，竟是一个杀人如麻的女魔头。怪不得自小起她就这么冷冰冰的，冷得不像母亲。

咳，她本来就不是母亲呀，爹爹也极可能是她害死的，啊，人世间竟有这样可怕的事么？

此时，潘老太又道：

“老身听这妖妇与人讲，要派紫魔十卫和紫魔四星中的

二星捉拿左公子等人，我们可要小心啊！”

何老儿道：

“这十卫四星不知是何许人，谅来不是庸手。

左夫人既与紫衣人一伙，血字真经必是她弄到了手，所派之人，必是紫衣人中的佼佼者，我们不能不防呢！”

潘老太道：

“这余艳花功力如此之高，她的主人自然更胜一筹，以我们现有之人来说，只怕不是敌手呢。

为今之计，所有堂主亟待提高武功，那怕临阵磨枪，磨了总比不磨好，自明日起，老身与何老儿将身上这点功夫全教出来吧！”

蓝人俊向她一揖：“多谢潘姥姥。”

何老儿道：

“我与文星到张经仁府上后并未发现什么，空手而回。”

蓝人俊道：

“左堂主，明日与大家一起商议对策，这紫魔十卫、紫魔四星找的是龙凤帮，这次我们不能失手，堂主与云妹、苍大爷要加倍小心哩！”

左文星道：

“遵命。”

众人遂各自回房歇息。

蓝人俊回房后，心中十分不安。

他后悔自己的功力未练到家，以致强敌当前，不能应付裕如。

记得白眉叟对他说过：“混元五指针练到五成时，足以伤人致命，可以冲破一些功力不算很高的人的护身罡气或内家掌力，但若遇强手，五指针便没有这么大的威力了，如果练到七八成，则可以击破与自己功力相若之人的护身罡气。

若练到九至十成，五指针发出时便有五股极淡的白气显现，恰如五根细长的雾针。

只有到了那时，虽不能说天下无敌，但足可与各种绝技较量，足可保全自身矣！”

但他当时没想那么多。

只想赶快下山，助紫云报家仇。

白眉叟还说过：“你若在相当时间内未逢敌手，出了大名，可别以为天下绝技就止于此。

想当年那两个小夫妻，竟然不知天高地厚，扬言会战邛山九魔。

幸我有事下山，听得茶楼酒肆传言，怜惜他两人的一身功夫，才暗中前去助了一臂之力，可见强中自有强中手的道理，你要想行侠仗义，下山后就要不断练功，你的五指针才有五成火候，遇到绝顶高手，就会一败涂地。”

这些话下山后忙于个人情怨，早已忘去了十之八九，那日潘老太讲起诛除九魔的事迹，自己居然想不起恩师说过的相助的话，所以也记不起强中自有强中手的教诲。

从表面上看，不以自己天下第一是时时挂在嘴上说的。骨子里并未深切领会这话的涵义，否则下山后为什么

就没有苦练五指针了呢？这难道不是满足于现在的功力了么？”

与余艳花对了两掌，方才切实领会了恩师的教诲。

如果余艳花的“主人”功力比她还高两筹，甚至于只是一筹，自己也就只有挺尸的份了，还除什么魔、卫什么道啊？

蓝人俊想到此，出了一身冷汗，决心从今夜做起，苦练混元五指针。

翌日晨，龙凤帮总舵后院，各堂正副堂主在两位总参事指导下练功。

潘姥姥指导宋芝、苍紫云、陈青青，传授了师门绝技青鸟剑法。

何老儿则指导余人，改进招式。

蓝人俊独处室中，潜心习练五指针。

午饭时，突然来了客人。

徐海峰镖主带着一个五旬老道和六个中青年人进来，左文星、苍震环、何老儿到客厅接待，因为来者是峨嵋掌门人的师弟妙真子。

六个门人弟子中，顾莺莺也在内。

妙真子为人谦和，当即说出来访目的。

他要见帮主蓝人俊，为峨嵋门下叛徒常春盗取《煞魔剑谱》之事道歉赔礼。

何老儿笑道：

“帮主患有小恙，改日再拜访道爷。

至于那本秘籍，贵派弟子拿去也无大碍，只要是正道人士，练成了绝技也无妨。”

妙真子道：

“蓝帮主心胸似海，贫道甚为钦佩。

初闻莺莺报告之后，贫道当即分散门下追寻，结果劳而无功，只有顾莺莺曾见他一面，此人已走邪道，再难回头，贫道已代替掌门师兄将他逐出门墙。

今后贵帮与之相遇，格杀勿论，峨嵋派决不护短。”

此刻，左武星、苍紫云也进了客室，好热闹的陈青青也跟着来了。

再次见礼之后，陈青青把顾莺莺拉到一边坐下，还未及问她行踪，就听妙真子命她讲述与常春相遇的经过。

顾莺莺有些羞涩，但提起这件事又十分激动，因而侃侃而谈，也顾不得许多了。

第二十七回 背师叛道

原来，她离开嘉宾楼之后，也不知该到何处去找常春。试想。

天下之大，要找个人，不啻大海捞针。

她茫然地只管走啊走，不停穿街过巷，不知不觉中出了东门。

她站住想了想，管她的，就朝东去吧。

一路上，她替常春设身处地想想，得了武功秘籍，难道还往人多处跑么？肯定要走得远远的，找个人迹罕到的地方去苦修。

那么，他是往山东去呢是往安徽去？抑或是江苏？

对了，常春是南方人，多半会往南方去的，那就追到江苏碰碰看吧。

说真话，她在峨嵋山时，数十个同门师兄弟中，她最佩服的就是常春。

常春聪颖伶俐，武功学得最快也最好，故得到师父的钟爱。

渐渐地，于不知不觉之间，由敬佩而产生了一丝爱慕。

但是，常春的一些地方，她有时又看不惯。

比如说，当着长辈们的面，他老实得像一头牛，师父师叔们的令谕，他无一不应声遵从。

长辈们一不在眼前，他便恍若变了个人，对同门不理不睬，目中无人，因此，他不得人心。

此次奉命下山，师傅指定常春打前站，并让同门中自动报名相随。

众同门个个你瞧我我瞧你，没人应招，使常春下不了台。

她当时一时冲动，便回应说她愿与师兄打前站。

话一出口她便后悔了，众同门讪笑的面容使她万分尴尬。

一路上，常春经常以言相挑，对她露出了爱意，柔情似水，关怀备至。

但她却再三告诫自己，且勿一失足成千古恨，对常师兄的为人，她还没有把握呢。

因此，她始终不加应和，只在心里激动。

她自己知道，只要再有几天，她精心筑起来的防波堤就要崩溃坍塌了。

她明知对他还存有疑点，但她却无法再抑制自己的感情。

没想到有一天，他竟要她去盗取蓝人俊的秘籍，而且说是奉了师父的秘令，师父怕秘籍落入邪魔之手，所以要将秘籍保存起来。

她半信半疑，糊糊涂涂跟他去盗，做出了丢人的事。

事后她斥责常春，不该变成了梁上君子，要他去向蓝人俊赔礼。

常春先是不肯，过后方才同意。

哪知这小子别有用心，居然盗了秘籍走了，她感到又一次上了他的大当！

到此为止，她总算看透了他，庆幸自己没有做出更糊涂的事来。

她已恨他入骨，决心追回秘籍，洗去自己身上的羞辱。

一路上，她边走边想，满怀失意与惆怅。

这日她来到商丘，竟然见到了这个冤家！

当时她刚进入城门，迎面就撞上了他。

“站住！”她大喝一声。

常春正低头匆匆行走，一抬头，竟是顾莺莺，不禁十分高兴。

“呀，师妹，愚兄正想念你……”

“住嘴！”

“你这是怎么了？”

“你干的好事，拿来！”

“拿什么呀？”

“《煞魔剑谱》！”

“嘘，师妹，你疯啦，这是在大街上嚷得的么？走走走，愚兄先和你去吃饭，找间旅舍住下，把事情经过原本讲出，师妹你就不会怪愚兄了，走吧走吧！”

“谁听你花言巧语，你骗人还骗不够么？”

“哎呀，师妹，你说些什么呀，愚兄也是追剑谱追到这里来的，临行时已来不及通知，唉，等愚兄详细讲完，你就明白了。”

顾莺莺愣了，原来有这许多曲折，冤枉了他了，也罢，且听他作些解释。

于是，她跟他到了一家上等客店，替她要了一间房，自己也要了一间。

饭后，他跟她到了房间，

他从怀中摸出一个小竹牌，递给顾莺莺道：

“师妹，识得这个么？”

顾莺莺接过一看，有一面刻着一具白骨，另一面刻着两个罗汉。

“这是什么呀？”她问。

“师妹，要是别人，愚兄就不会说了，对小师妹愚兄情深似海，所以下决心将全部情形说出，将师妹救出苦海……”

“要我去当尼姑，你去做和尚么？”

“不是不是，听好了，师妹，明年端午节，江湖上就要出现一个顶天立地的大帮派了，什么少林武当、峨嵋九华、点苍天山，江湖所有门派都难望其项背。

本帮派的祖师爷是一位金身罗汉，武功当世无敌。

世间所有的武功秘籍，全都被收罗了来。

血字真经、少林、白马的秘籍，无不落在该帮派手中，叫人习研。

愚兄因献上《煞魔剑谱》，蒙祖师爷垂青，特破格赐给

二佛竹牌，而一些江湖知名之士，才获得一佛竹牌呢……”

顾莺莺芳心大怒，本想立即翻脸动手，但自忖不是他的对手，反受其害，不如诱其吐出秘密，以后再为设法。

于是，她强作惊奇，听他讲下去。

“……愚兄又得洞主老人家赏识，收愚兄为记名弟子，只要武功高了，地位也就上升。”

“洞主是谁？”

“好，告诉你，他老人家就是雪山雕巫雄，三十年前就闻名遐迩，黑白两道谁人不知？师妹，想你我在峨嵋学那点技艺，比起本帮派的高手来，真如萤火之光，怎与日月争辉呢？洞主还说，只要愚兄肯勤学苦练，还要将《煞魔剑谱》授与愚兄，你看，愚兄不是前程无量么？师妹，过去我们眼光狭小，误以为峨嵋派与少林武当齐名，有什么了不起的功夫，其实，真如井底之蛙，坐井观天啊！”

“那位佛爷是谁啊？”

“这个愚兄还不知。”

“呸，你骗人，根本就没有什么金身罗汉，你编了来哄我的，不信不信！”

“哎，师妹，你怎能不相信愚兄呢？总舵秘密地点就在芒砀山，洞主带我去过，只是没有缘拜见金身罗汉祖师爷。”

“你把芒砀山的情形说说，我再估摸估摸你是不是乱说来哄人。”

“咳，说起芒砀山来，愚兄还是第一次见过这样富贵的

厅堂，那里亭阁楼台样样有，每厅每室都摆满了名贵家具。

不过，愚兄只去了一幢楼房，别的不许乱走，听洞主说，机关陷阱不少，纵有千百敌人，也难闯入。”

“不信不信。”

“哎呀，师妹，别的不说，光进入山道，就要通过五道关口，检验竹牌，那里的人全都穿紫衣裤，蒙上了面罩，愚兄进山也是如此打扮，没有竹牌，休想通过。

有了竹牌，未著紫衣，也不能通过，规矩严着呢！”

“干么如此鬼鬼祟祟，连面目也不准示人。”

“听洞主说，明年开帮立会之后，方才得以取下面罩。”

“山上武功高强的人多么？”

“那当然罗！听洞主说，山上还有紫衣八魔，是金罗汉祖师爷亲自调教的徒弟，四女四男，功夫之高，足以傲视一流高手，其他还有紫魔两寿星、紫魔三龙、紫魔四星，紫魔十卫，哎呀，一个比一个厉害……”

“哎呀，你说的一点也不实，什么星呀龙呀卫呀，都是些什么人呀？”

“师妹，不瞒你说，愚兄也不全知，洞主只说一两人给愚兄听听，好让愚兄物色网罗人才时，让被招募之人心中有底。

紫魔十卫中，追命太岁张桥是头，邛山尊者武学功为副头。

紫魔四星中，就有漠北双凶。

至于再往上的三龙两寿星，就不是我们该知道的了。”

“噢，名人当真不少哩。”

“就是就是，师妹，你也加入吧，由愚兄引荐，保你得个一佛竹牌，要不，领个武士牌就糟了，一辈子让人驱遣。”

“嗯，好的。”

常春大喜，笑得合不拢嘴。

“不过，参加后，要到洞中受训，待愚兄告诉你规矩。受训时，千万不能与人说话，成天变成哑巴，十数天后就通过了。”

“干什么不许说话呀！”

“考查你的忠诚。”

“啊，这个么，我做得到的，不过，要是师父他们知道了，不是欺师灭祖之罪么，你不害怕吗？”

常春嘴一撇：“老道姑那点技艺，够用么？愚兄只要两年，便大大超过她了，怕什么？”

顾莺莺恨得连心都抖了，神色上不免露了出来，常春马上警觉到了。

“好哇，顾莺莺，你装着要入帮会，是在套我的话呢，今日你是死路一条……”

顾莺莺见势头不妙，趁他只顾说话，跳起来佯攻一掌。在其闪避之时，一下冲出了门。

此时夜幕已降，满街灯火。

顾莺莺不管大街有多少人，立即拔足奔逃，惊得路人议论纷纷。